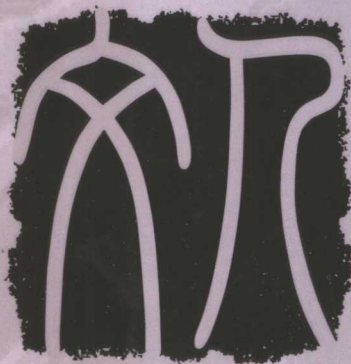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精品大系

黑龙江大学人文论丛




人文经验与科学经验

——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
观念的生存论透视

Human experience and science experience

*—The re-interpretation on the idea of the human science and
the natural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

蒋红雨/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人文经验与科学经验

——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观念的生存论透视

Human experience and science experience

*The re-interpretation on the idea of the human science and
the natural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

▽ 蒋红雨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人文经验与科学经验

——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观念的生存论透视

著 者 / 蒋红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外语与教材图书事业部
(010) 65281150
责任编辑 / 钟 敏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艺苑印刷厂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8.75
字 数 / 210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291 - 2/B · 024
定 价 / 20.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蒋红雨的博士学位论文《人文经验与科学经验——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观念的生存论透视》即将出版。作为他的导师，我自然感到十分欣慰，并致衷心的祝贺。

作者以《人文经验与科学经验——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观念的生存论透视》作为本书的题目，意思很明确：就是要从生存论的视角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做一个整体的把握，在观念的层面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本质地把握为人的生存经验，以期获得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整体理解，也为正确看待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一个思考和研究的视角与理论前提。

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探讨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研究是近现代西方思想史的重要一环，也是当代人的自我认识与自我理解的重要一环。它既涉及对于当代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冲突与融合的认识，也关涉对真理、理性等元哲学问题的理解。对此问题，国内外学者也多有阐释和论述。只是，大多数学者都是从知识论的视角来探讨此问题，关注的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自身的理论结构与理论性质问题，也就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论特性的问题，将问题的

探讨聚焦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构建上，忽视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实践本性，忽视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历史性特质，失去了对二者的生存论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作者的研究正可以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选择理论或学科之间的比较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是需要一定的理论勇气 and 知识背景的。本书的研究背景是西方哲学的两大传统，大陆的理性主义与英美的经验主义，其直接对话的双方是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大陆人文主义思潮与英美以分析方法为主导的科学哲学研究方向。对二者之间对话问题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晚期，大部分学者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切入对此问题的探讨的。不过，20 世纪 70 年代起，国外一些学者，包括少数受过大陆哲学训练的专业哲学家和具有现象学、解释学哲学背景的科学哲学家尝试从诠释学的视角解读自然科学，揭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特征。

为什么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切入对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的研究与批判？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罗伯特·P. 克里斯先生对此问题做出了十分精确的概括。他指出，出现在 20 世纪大陆哲学中的一个令人惊异与困惑的事件是大陆哲学竟然忽略了对经验自然科学问题的研究，而持分析观点的科学哲学家恰恰又避而不谈社会、文化等因素在自然科学理论形成中的作用，双方似乎都是通过向对方让渡一部分研究领域而存在。这已经足以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了。况且，克里斯和其他持诠释学观点的学者认为，所有的论述，包括自然科学理论，都处于一种文化和历史的境地。克里斯提出了意义先于技术、实践重于理论、境域先于抽象的形式化的观点。其他学者，如科克尔曼斯则提出了构建科学诠释学的构想。加之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内部批判表现出来的历史主义倾向，这都促使当代西方两大哲学思潮在方法论层面走向对话与融合。

对此，国内学术界也有积极的回应。黄小寒女士的新作《“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通过对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统一性的分析，对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科学哲学学术传统的分析，指出了科学诠释学建立的合理性、可能性和必然性，探讨了科学诠释学的对象和基础理论问题。本书的作者吸收了上述学者的观点，并在认真研究、充分论证和透彻领悟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生存论学说基础上将其整合为本书的理论基础实践——生存论，提出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自我理解的视角来把握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并做出了有的放矢的批判。

就人文科学的生存论性质而言，作者依据于海德格尔的“前见”、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概念及其晚期的实践哲学思想充分阐发了人文科学在知识论上的地位和历史、艺术等人文科学超越方法论界域的生存论意蕴，将其定位为人文经验。就自然科学的生存论特性而言，作者将理论批判的视点落在当代科学方法论的内在批判上。经验自然科学的成熟形态是伽利略和牛顿的物理学，而科学哲学的成熟形态则是逻辑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者最终将近代自然科学方法和源自近代自然科学精神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奠定为一种普泛的、理性的、超历史的方法论原则。因而，对当代科学主义的批判和经验自然科学的自我理解都离不开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合理性原则的批判。对于此问题，国内外学者都有共识。

本书作者在这个问题探讨上富有新意之处在于：他没有囿于具体的科学方法论原则的批判，他从这种方法论的内在批判看出了经验自然科学自我反思的历史性与自我理解的特性，并从当代自然科学自我认识的经验特征与人学前提两个方面给予论证。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驾驭繁复材料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合历史、合逻辑地得出了本书的结论。

哲学层面的批判是有所中介的批判，人的自我认识也是一种

有所中介的认识。因而，人的自我认识与自我理解离不开对自身活动成果的认识与评判，离不开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观念的批判。同时，人的自我认识又是认识与理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人学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论证是周详的。人的自我认识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自我认识都获得了一种生存论意蕴。

作者立足于生存论视角，在充分阐释当代人的生存本性和剖析、论证知识论的生存论基础前提下，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观念做出了本体论诠释。同时，借助于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本性的透视也加强了对人自身生存特性的领悟。作者如以此为基础，继续拓宽研究视域，立足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反思人的生存本性，审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将会把本课题的研究引向更加深入。

邹轶军

2003年12月19日于吉大北苑

提 要

近代以来，人文学科科学化与经验自然科学方法化的倾向，造成了人文学科与经验自然科学自我理解的失落：人文学科成为人文科学，经验自然科学则成为科学知识的惟一和标准形式。如果要去除自然科学方法论之蔽，重获对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本质理解，就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探究人文学科在知识理论中的地位与性质，也就是研究人文科学独特的知识理论性质，确立人文科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知识形式，以对抗自然科学在知识理论上的独占地位；第二，进行观念层面的探讨，借助于对当代科学方法论原则的探讨来促进对科学观念本身的自我理解，从而增进对经验自然科学的本质理解。而这些都关涉到对知识理论本身的理解问题。由此，本书提出，导致人文经验科学化与科学经验方法化之蔽的理论前提是近代以来人们对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所持的知识论立场，其深层根据则是近代以来人成为主体与世界成为客体这种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本质理解方式的确立。本书从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与哲学诠释学的缔造者伽达默尔共同塑造的生存论视角出发，通过重新理解人，重新理解人与世界、人与真理的关系，剖析了当代人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在知识理论的真理问题上由知识论立场向生存论立场的转变，论证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自我认识同人的自我理解之间的内在

2 人文经验与科学经验

关联。以此为前提，本书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观念做了历史性的解析，充分阐发和论证了二者的生存论特征，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做出了基于生存论的总体解读。

导 言

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研究是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必要环节。它既涉及对人文与科学、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关涉对真理、理性等元哲学问题的理解，特别是对人的存在的整体理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本书为何从生存论出发，把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观念的生存论透视作为本书的研究主题，却是需要廓清的。因此，在导言中，本书主要廓清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研究中所直面的问题域，以及阐明本书从生存论的视角反思地把握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观念的基本内涵。

一 近代自然科学观念对人文科学的影响及问题

人文科学在历史上出现得较晚，它是人文学科按照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模式塑造自身的产物。近代自然科学不同于古代的科学研究和知识体系。一方面，它以科学实验代替了以往对自然现象的经验描述，注重探讨自然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反对空洞的理论思辨，突出理论的可证实性，形成了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在内的庞大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近代自

然科学表现出强烈的技术化倾向。

科学与技术的联系由来已久，可是，近代以前，科学理论技术化的倾向并不明显。在西方古代社会中，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水平都很低，古代人关于技术的观念可以称为“实用科学”。这是指那些直接与生产技术合为一体的科学知识，是对生产过程中实践经验的初步总结，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对生产的工艺进行直接的描述。古代的理论科学水平也很低，只有天文学、力学和数学可以称为具有一定概括性的理论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本身并不成熟，只是对一些零散的人类生活经验的总结。

科学技术化的实现有赖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注重探讨自然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注重探讨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它以科学实验代替了对于自然现象的经验描述，可定量测量，可操作性增强。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也已经不再是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描述。在近代后期，许多技术发明、创造已不是单凭实际经验，而是通过对某些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而实现的，具体表现为开始于近代的三次科学革命对三次技术浪潮的引发和推动。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表现出来的实证性和技术化特征充分满足了人类探究知识的两种兴趣，即追求确定性知识的理想和对知识的功利主义要求。

古希腊人已经开始区分知识和意见，提出了确定性知识的要求。古希腊人认为，知识与意见的区别在于知识是理性的、确定的，而意见则是感性的、易逝的。古希腊人追求知识确定性的理想在近代得到了发展，其具体表现就是唯理论哲学的知识观和真理观。无论是笛卡尔、斯宾诺莎还是莱布尼茨都把自明的天赋观念或者天赋原则称为真知识，而认为事实的科学不具备理论科学那种必然性、明晰性。

虽然古希腊人和近代唯理论哲学家提出和阐发了寻求确定性知识的理想，可是，由于他们仅把确定性知识的寻求局限于对事物的抽象概括和概念分析上，因而他们的知识系统是思辨的、非自然的。而只有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体系和假设—演绎方法提出后，才使构建实证的自然知识体系的理想成为可能。

追溯其渊源，功利主义的认知旨趣始于人类利用工具改造自然，维护自身生存的活动。17世纪的哲学家弗兰西斯科·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可以看做是这种功利主义知识观，也是近代功利主义科学观的开端。因为，“知识就是力量”的基本内涵是人的关于自然的知识是人类改造自然、体证自身的力量。功利主义科学观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工具主义，二是科技主义”^①。而工具主义又是借助于科技主义来实现的。所以，近代科学的技术化倾向正好适应了这一潮流。

近代科学的技术化不仅满足了人类功利主义的认知旨趣，同时在一个方面也加强了近代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正如默顿所言，17世纪的“那种功利主义和乐观主义在2个世纪以后的实证主义信念中达到了它的高峰，这种实证主义信念几乎对每一件事物都做科学的研究。因此，知识和征服自然必须无限制地继续下去”。^②可以说，近代自然科学因其技术化的成果而声誉日隆，这使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观念成为普泛的科学观念，自然科学的知识论标准成为科学知识理论的普遍标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成为惟一的科学方法。

受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近代许多人文科学的研究者都企图借用、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构造可称得上实证科学的人

① 孟建伟著《论科学的人文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58页。

② [美] R. K. 默顿著《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351~352页。

文科学，这在艺术、宗教、历史等人文学科都有所表现。

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化的倾向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影响深远。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于人文科学的研究不仅是人文学者的研究方式，而且也成为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对待人文科学的基本态度。

虽然有一些人文学者如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等人从文化领域与自然领域、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历史的文化科学的研究方法、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精神科学的诠释学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来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历史的科学，突出人文科学在知识理论上的独立性，但是他们并没有摆脱源自近代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念的影响。文德尔班与李凯尔特虽然提出了人文科学的独立性问题，并从形式原则上阐发了历史的文化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知识论特征，可是他们对于人文科学之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形式特质的剖析，并没有能凸显出人文科学的独立性，从而未能实现对人文科学的本质理解。

这是因为，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普遍性特质与文化的历史科学个别性特质的对立，没有成为一种有效的分类原则，理论内部存在着矛盾。李凯尔特接受和发挥了文德尔班的观点，将自然科学的普遍性与历史科学的个别性具体地对立起来。但是，他马上发现在自然科学中往往会产生一些只能以历史科学概念来处理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没有理由不以自然科学的观察模式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课题，李凯尔特将这种情况称为中间领域。实际上，每一个科学概括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概念的任务是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每一历史个别的知识也都需要诉诸普遍性的概念加以表达。

同时，为了解决文化的历史科学的普遍性和客观性问题，李凯尔特引入了价值概念，他说：“文化科学的重大进步就其客观性、普遍性和系统联系而言，是依据于在形成一种客观的、系统的、排列的文化概念方面所获得的进步，也就是依据于像作为有

效价值体系基础的那种价值意识的进步。总之，文化科学的统一性和客观性是受我们的文化概念的统一性和客观性决定的，而后者又是受我们所评价的价值统一性和客观性决定的。”^①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价值统一性由什么来保证？如果以先验的价值作为保证的话，那么，文德尔班与李凯尔特就没有为历史科学提供具体的方法原则。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文德尔班与李凯尔特的分析类型，他们以形式的分类原则来统治质料的分类原则，这样历史科学的事实被看做是与自然科学对象同质的经验事实，从而将对人文科学的认识局限于知识理论的层面，这是人文科学失去自我理解的直接原因。

至于狄尔泰，他试图借助于解释学来建立一种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精神科学方法。但是，由于他抱有历史客观主义的理想，认为人虽然不能克服历史间距，但可以通过理解表达式解释客观精神，重新把握过去生命，进入陌生心理来达到对历史客观的和科学的理解。就这一点而言，他又是反历史的。如伽达默尔所言：“支配他的认识论的笛卡尔主义表现得如此强烈，以致在狄尔泰这里，历史经验的历史性并不起真正的决定性的作用。”^②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狄尔泰无法摆脱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束缚。对此，哈贝马斯指出：“狄尔泰在实践的生活联系和科学的客观性的这种对比中接受了一种秘密的实证主义。狄尔泰想让解释学的理解摆脱兴趣联系（*der Interessenzusammenhang*）（然而，解释学的理解却在先验的层面上与这种兴趣相一致），并想按照纯描述的理想将解释学的理解变成静观的东西。只要狄尔泰放弃精神科学的自我反思，并且恰恰是在实践的认识兴趣被

① 〔德〕H. 李凯尔特著《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涂纪亮译，杜任之校，商务印书馆，2000，第124页。

②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311页。

视为可能的解释学的认识的基础，而不是被视为解释学认识的衰颓。这点上放弃精神科学的自我反思，并且重新陷入客观主义，那么，同皮尔士一样，狄尔泰最终也摆脱不了实证主义的束缚。”^①

因而，人们普遍认为：“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只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为成其为基本科学如自然科学等；它之所谓知识理论与真理体系，无论从理论上与方法上而言，都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它或者取之于物理学，或者取之于心理学，舍此之外则无所谓精神科学的理论与方法。”^②

可见，近代以来，人文学科的研究受实证主义科学观念的影响，处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控制之下，湮没于自然科学的庞大体系之中，失去了作为一种科学知识理论的地位和自身的特质。而自然科学虽然在知识理论上确立了自身的独占地位，但是，由于其受“正统派”科学哲学的影响，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方法论倾向，因而，它成为一种超历史的知识模式，成为一种霸权式的话语方式。

这种情形，一方面遮蔽了人文学科在知识理论层面上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使自然科学日益远离其生活基础，失去了自身理解。为此，解决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促成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本质理解，就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研究人文科学独特的知识理论地位，确立人文科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知识形式，特别是它的知识论意蕴，以对抗自然科学在知识理论上的独占地位；另一方面则是观念层面的探讨，借助于对当代科学方法论原则的探究来促进对科学观念的本质理解，从而，为本真地对待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奠定一个理论前提。

①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170页。

② 洪谦著《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第131页。

二 对此问题的诸种当代应对与解答

对于近代人文科学受经验自然科学观念的影响所产生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的倾向，近现代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视角给予了回应与解答，我们可以从上文归纳的经验自然科学观念对人文科学的影响所产生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上的两个问题出发对之加以梳理。

（一）对人文科学知识理论地位的当代应对与解答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人文学科应有的知识理论地位问题，从人文学科独特的知识论意蕴角度出发，当代的应对与解答主要表现在加利与阿伦·布洛克对人文概念的历史性考察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中。

1. 加利与阿伦·布洛克对人文概念的概念史考察

在《意大利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加利介绍了15世纪和16世纪意大利文化和伦理道德方面的情况，讨论了通常未被重视，但是从15世纪以来不仅在伦理方面，也在其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史料、作家和著作。他提出了对人文科学的看法，即人文科学的兴起首先在推动人们对“文明生活”的思考方面做出了贡献；同时，它通过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对自然科学和普遍的现实问题产生了影响。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则立足整个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探讨了人文主义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内涵以及代表性人物的观点，对人文主义的含义做了全面的考察。

据阿伦·布洛克的考察，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人文学的拉丁词是 *humanitas*。*humanitas* 一词又有其古希腊渊源，古希腊人不仅创造了哲学、史学、戏剧，还创造了教育（*paideia*）。教育学（*pedagogy*）就来自于 *paideia* 一词。“古希腊人的教育学在

七门学科中对人类的知识做了统一的有新意的记叙，这七门学科是语法、修辞、逻辑即论辩（又称三学科）和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又称四学科）。^①虽然现代人对古希腊人将算术、几何、天文归在文科下不甚理解，可是古希腊人对待人文学科的态度足以说明修辞、音乐等人文学科在古希腊人那里是他们实际拥有的知识，是实际的生活经验。

古希腊人的教育传统为罗马人所继承，西塞罗赋予希腊人的那种全面的教育（*enkyklia paedeia*）一个对等的拉丁词 *humanitas*，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阿伦·布洛克认为：“不论西方人文主义者在其他问题上有什么分歧，他们全部——包括伊拉斯谟，也包括路德和梅兰克东都同意教育的重要性。而熟识拉丁文和希腊文是进入古代世界经验的思想殿堂的必要钥匙。”^②

文艺复兴时期称人文学科为 *studia humanitatis*（人文学），它指通过教授语法和修辞引导学生熟悉古典研究并培养他们有效的说写能力，同时也引导他们熟悉文学、历史和道德哲学，以此来培养人类共同的生活艺术。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是人文学科保持自身为自身的最后阶段。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曾声称：“可以从感情、感觉、心灵学学到经验的教训，学到理性心智永远不能确立的真理，也是惟一能够为人类提供正确引导的真理。”^③

2. 卡西尔的“人文科学的逻辑”

与加利和阿伦·布洛克的概念史考察不同，卡西尔试图阐发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独有的逻辑。卡西尔认为，自然科学不过是人类创造的符号形式系统的一个部分或要素，构成这个系

① [英] 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8，第4页。

② [英] 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8，第42页。

③ [英] 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8，第98页。